

中华散文珍藏版

孙犁散文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中华散文珍藏版

孙犁散文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孙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孙犁散文/孙犁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(中华散文珍藏版)

ISBN 978-7-02-011019-3

I. ①孙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9962号

责任编辑 杜 丽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0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9.625 插页3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1998年12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019-3

定 价 33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识字班	1
第一个洞	6
游击区生活一星期	10
三烈士事略并后记	26
塔 记	29
王凤岗坑杀抗属	33
采蒲台的苇	35
安新看卖席记	37
张秋阁	41
光复唐官屯之战	45
学 习	48
宿 舍	50
节 约	52
小刘庄	54
挂甲寺渡口	56
厂 景	58
访 旧	60
婚 俗	63
一天日记	67
回忆沙可夫同志	71
黄 鹂	76

石 子	80
《善阁室纪年》序	83
伙伴的回忆	85
服装的故事	92
悼画家马达	96
删去的文字	101
童年漫忆	105
谈赵树理	110
谈柳宗元	116
吃粥有感	120
《红楼梦》杂说	122
《方纪散文集》序	125
书的梦	128
画的梦	134
戏的梦	138
夜 思	147
悼念李季同志	151
乡里旧闻	156
同口旧事	175
新年悬旧照	183
报纸的故事	185
亡人逸事	189
芸斋琐谈	193
母亲的记忆	210
青春余梦	212
芸斋梦余	215
猫鼠的故事	218
夜晚的故事	221

戏的续梦	225
老 家	229
木棍儿	231
告 别	234
黄 叶	239
菜 花	242
新居琐记	244
老年文字	249
故园的消失	252
耕堂读书随笔	255
残瓷人	275
秋凉偶记	277
记秀容	281

识字班

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。

鲜姜台是个小村子，三姓，十几家人家，差不多都是佃户，原本是个“庄子”。

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，高低不平的。村前是条小河，水长年地流着。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，正午前后，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，自东向西地滚动着。

冬天到来了。

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，住得很好，分不出你我来啦。过阳历年，机关杀了头猪，请村里的男人坐席，吃了一顿，又叫小鬼们端着菜，托着饼，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。

而村里呢，买了一只山羊，送到机关的厨房。到旧历腊八日，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，给他们熬腊八粥。

鲜姜台的小孩子们，从过了新年，就都学会了唱《卖梨膏糖》，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。

他们放着山羊，在雪地里，或是在山坡上，喊叫着：

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，

五谷丰登打满场，

黑枣长的肥又大呵，

红枣打的晒满房呵。

自卫队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，
帮助军队去打仗，
自己打仗保家乡呵，
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。

妇救会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，
大鞋做得硬邦邦，
当兵的穿了去打仗呵，
赶走日本回东洋呵。

而唱到下面一节的时候，就更得意洋洋了。如果是在放着羊，总是把鞭子高高举起：

儿童团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，
拿起红缨枪去站岗，
捉住汉奸往村里送呵，
他要逃跑就给他一枪呵。

接着是“得得呛”，又接着是向身边的一只山羊一鞭打去，那头倒霉的羊便咩的一声跑开了。

大家住在一起，住在一个院里，什么也谈，过去的事，现在的事，以至未来的事。吃饭的时候，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，走进同志们的房子：“你们吃吧！”

同志们也就接过来，再给他些干饭；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。

“这孩子几岁了？”

“七岁了呢。”

“认识字吧？”

“哪里去识字呢！”

接着，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，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

来。自卫队的班长，妇救会的班长，儿童团的班长，都忙起来了。

怎么都是班长呢？有的读者要问啦！那因为这是个小村庄，是一个“编村”，所以都叫班。

打扫了一间房子，找了一块黑板，——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。又找了几支粉笔。订了个功课表：识字，讲报，唱歌。

全村的人都参加学习。

分成了两个班：自卫队——青抗先一班，这算第一班；妇女——儿童团一班，这算第二班。

每天吃过午饭，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，那位长脚板的班长，便挨户去告诉了：

“大青他妈，吃了饭上学去呵！”

“等我刷了碗吧！”

“不要去晚了。”

当机关的“先生”同志走到屋里，人们就都坐在那里了。小孩子闹得很厉害，总是咧着嘴笑。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小声说：

“三槐，你奶奶那么老了，还来干什么呢？”

这叫那老太太听见了，便大声喊起来，第一句是：“你们小王八羔子！”第二句是：“人老心不老！”

还是“先生”调停了事。

第二班的“先生”，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，可是有一回，一个女同志病了，叫一个男“先生”去代课，一进门，女人们便叫起来：

“呵！不行！我们不叫他上！”

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，有的便要走出去，差一点没散了台，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：

“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们这些顽固！”

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“王八羔子”，可也终于听下去了。

这一回，弄得这个男“先生”也不好意思，他整整两点钟，把身子退到墙角去，说话小心翼翼的。

等到下课的时候，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，互相问：

“你学会了几个字？”

“五个。”

可有一天，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：

“念什么书呢，快过年了，孩子们还没新鞋。”

“念老鼠！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！”

“坐在板凳上，不舒服，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！”

“明天，我们带鞋底子去吧，偷着纳两针。”

第二天，果然“先生”看见有一个女人，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。先生指了出来，大家哄堂大笑，那女人红了脸。

其实，这都是头几天的事。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。一轮到她们上学，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，赶紧吃完，刷了锅，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：

“你看着他，我去上学了！”

并且有的着了急，她们想：“什么时候，才能自己看报呵！”

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、青抗先同志们，这里很少提到他们。可是，在这里，我向你们报告吧：他们进步是顶快的，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：

第一，要不是这个年头，我们能念书？别做梦了！活了半辈子，谁认得一个大字呢！

第二，只有这年头，念书、认字，才重要，查个路条，看个公事，看个报，不认字，不只是别扭，有时还会误事呢！

觉到了这两点，他们用不着人督促，学习便很努力了。

末了，我向读者报告一个“场面”作为结尾吧。

晚上，房子里并没有点灯，只有火盆里的火，闪着光亮。

鲜姜台的妇女班长，和她的丈夫、儿子们坐在炕上，围着火盆。她丈夫是自卫队，大儿子是青抗先，小孩子还小，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。

这个女班长开腔了：

“你们第一班，今天上的什么课？”

“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……”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。

妻子想笑话他，然而儿子接下去：

“换一个内阁！”

“当爹的还不如儿子，不害羞！”当妻的终于笑了。

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，紧接着：

“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？”

这个问题，不但叫当妻的一怔，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。他虽然和爹是一班，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，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，他说：

“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？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？”

当爹的便没话说了，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，她说：

“不用看还没讲，可是，我知道这个。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，只要我们有那三个坚持，他换什么花样，也不要紧，我们总能打胜它！”

接着，她又转向丈夫，笑着问：

“又得问住你：你说三个坚持，是坚持些什么？”

这回丈夫只说出了一个，那是“坚持抗战”。

儿子又添了一个，是“坚持团结”。

最后，还是丈夫的妻、儿子的娘、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：“坚持抗战，坚持团结，坚持进步。”

当盆里的火要熄下去，而外面又飘起雪来的时候，儿子提议父、母、子三个人合唱了一个新学会的歌，便铺上炕睡觉了。

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孩子，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大泡尿，已经湿透妈妈的棉裤。

1940年1月19日于阜平鲜姜台

第一个洞

蠡县××庄的治安员杨开泰，今年虽只二十五岁，看来，已像三十几岁的人了。那一带环境十分残酷，他的面色，因为长期睡眠不足，显得很干枯。眼里布满红丝，那每一条红丝里，就有一个焦虑，一个决心。从前年起，××庄的形势就变了，在它周围，敌人的据点远的有八里，近的只有二里。杨开泰愤然地对人说：“好，敌人蚕食使我们的任务加重了。我要把精神提高，把自己变成两个人，要叫我的精神，也增加生产！”

从此，他就很少睡觉了。他是一个贫农，有个和他年岁相当、相亲相爱的老婆。老婆看见丈夫的脸渐渐黄瘦起来，常常为他担心，每天在饭食上加些油水，劝他早些睡觉。杨开泰说：“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了。就是敌人不出动，我躺在被窝里，想到围在身边有那么些碉堡，有那么多敌人在算计我们，我就焦躁起来了。你熬不住先睡去。”

区里的干部，有时夜间来，他们选定了在杨开泰家里开会。这不是因为他家里有高墙大院，可以防身，而是因为他们信任杨开泰这个人。深夜，杨开泰到村西头的堤上去，正是初冬，柳枝被霜雪冻干了，风吹过来，枯枝飘落。几个区干部，跟在杨开泰后面，默默地，放轻脚步，走回家去。

开过几次会了。杨开泰的脸上越发干枯，眼里的红丝也越加多了。只有他知道，敌人的特务，已经钻进村里来。在一天夜里，他从屋里走出来，猛一抬头，屋檐上伏着一个人，立时不见

了。又过了两天，他清晨起来，开开板门，看见道路扫得非常干净，这样，只要有人走过，就可以辨认出几个人和去的方向。又过几天，他看见有人在路上划了许多密密的横线，有人走过时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。再过两天，他在一个夜间发见大门的铁链上，系着一条黑线，一推门线就断了。

他看到这一切，明白了一切。不只为他自己担心，他更为这些区干部担心。敌人可以包围他的家，逮捕区干部……他细心地侦察着，他迅速地通知区干部，不要到他家里来了。

一天，吃过晚饭，他对老婆说：

“不要等我了，我要到外边开会去。”

老婆就一个人先睡了。直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杨开泰才走回来，他很劳累，脸上有汗迹。老婆说：

“你看，又和谁争吵来，脸红脖子粗的。”

杨开泰只是笑了笑。

这一天吃了晚饭，他又对老婆说：

“不要等我了，我要到外边开会去。”

老婆只是撇了一下嘴，就先睡了。

这样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，杨开泰没进屋睡一夜觉。早饭一熟，他就带着一身疲乏，红着脸，还有些气喘回来了。第五天早上，他照例笑着问：

“饭做好了？”

他老婆坐在灶火前，垂着头，用草棍划着地，没言语。

他又问：

“今天叫我吃什么？我看你该叫我吃点好东西了。”

女人突然站起来，站起得过猛了，手扶在屋门框上。脸上挂着泪水，两只眼睛红桃儿一样。她怒气冲冲，急口说：

“好，你该吃好东西了！你费了劲了！你夜里背了瓮了！你该补一补了，你泄了阳气了！”

杨开泰也就火了，说：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你！”

老婆狠狠地望了他一眼，到里屋去，趴到炕上哭起来，嘴里数道着：

“不知道叫哪个浪女人缠住了，十天八天地不在家里睡，还有脸跟我要好的吃。你不知家里水没有人给我担，柴没有人给我抱，火没有人给我烧呀……”

杨开泰才明白老婆为什么生气了。他劝着，安慰着说：

“结婚已经快五年了，看你还不信任我？”

“我不信任你！你十天八天不进我的屋，你夜里出去，回来就瞧你累成那个样子，……我的命苦啊！”

“你的命苦，我的也不甜。可是甜的时候总得来，这就先得把苦的时候打发走。你算瞎疑心了，我不是和你说过，是出去开会吗？”

女人坐起来，擦一擦眼泪说：

“你去哄三岁的孩子吧，你去哄那些傻子吧。我问了青救会杨秃，他说这几天就没见过你。”

杨开泰还想解释解释，可是因为过于疲劳，他又睡着了。女人坐在他身边，哭泣、伤心、伤心、哭泣。

黄昏又来了。平原的村庄，把黄昏看成是一天的年节一样。孩子们从家里跑出来，满街上跑跑跳跳，把白天闭上的嘴张开，把往日可以尽情唱的歌儿唱起。女人们，也站到门口来望望。黄昏很短，一时晚饭熟了，家家先后插上门，以后又吹熄了灯。

杨开泰默默地吃过晚饭，他向老婆告假，说：

“好，我听你的话，今晚不出去了，一定在家里睡。只是我要到后院里去转转，一时就回来。”

“好吧。”老婆回答说。

杨开泰走出去，天已经很黑了，屋里的灯光，只能照明窗前

一片地。

他向后院里走去，进了那间破旧的磨棚。他擦着一根火柴，石磨用四根木头支架着，他丢了火柴，钻到磨下面去，不见了。

“你给我出来！”他的老婆立在磨台一边喊。原来她偷偷跟在杨开泰后面，看他是不是从后院跳墙过去。她一见丈夫在磨下面，要借土遁逃走，大吃一惊，跺着脚，“你给我出来，你这个贼兔子，你又想哄我。你出来不出来？我喊到街上去！”

“咳，咳，你嚷什么？”杨开泰赶紧从磨台下面钻出来，老婆赶紧擦着一根火柴，把灯点着，她恐怕丈夫趁黑影里逃跑。

杨开泰满身是土，他低声对老婆说：

“既然叫你看见了，我就告诉你。你以为我每天出去玩乐去了，却不知道每天夜里，我一个人在这里掘洞。整整掘了五夜，才成功了。我下去看了看，里面可以盛四五个人。以后，我们就不必提心吊胆，可以在这里面开会了。”

说完，他走回去，把一块木板放下来，又把堆起的土粪铺在上面，就没有了丝毫的痕迹。

灯芯吸足了植物油，爆炸着，女人的疑心去了。她看见丈夫那干枯的脸，充满血丝的眼睛，和那因为完成了一件大事，兴奋快活的神气，她也笑了。像八月十五的月，一片乌云从它身边飘过，月儿显得更俊秀了。花儿避免夜晚的冷露，合起它的花瓣，在朝阳照射下，它翻然开放……

“你个贼兔子！”她也低声地，害羞地说，“你还不信任我啊。”

……………

从此以后，地洞、地道就流传开了。而且在不断地改进着。什么“七巧连环洞”，“观音莲台洞”……花样翻新，无奇不有。而这“第一个洞”的创造的故事，也就随着洞的传播而传播着。

游击区生活一星期

平原景色

一九四四年三月里，我有机会到曲阳游击区走了一趟。在这以前，我对游击区的生活，虽然离的那么近，听见的也不少，但是许多想法还是主观的。例如对于“洞”，我的家乡冀中区是洞的发源地，我也写过关于洞的报告，但是到了曲阳，在入洞之前，我还打算把从繁峙带回来的六道木棍子也带进去，就是一个大笑话。经一事，长一智，这真是不会错的。

县委同志先给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游击区的情形，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些风俗人情方面的事，例如那时地里麦子很高了，他告诉我到那里去，不要这样说：“啊，老乡，你的麦子长的很好啊！”因为“麦子”在那里是骂人的话。

他介绍给我六区农会的老李，这人有三十五岁以上，白净脸皮，像一个稳重的店铺掌柜，很热情，思想很周密，他把敞开的黑粗布破长袍揽在后面，和我谈话。我渐渐觉得他是一个区委负责同志，我们这几年来是培养出许多这样优秀的人物来了。

我们走了一天一夜，第二天清晨到了六区边境，老李就说：“你看看平原游击根据地的风景吧！”

好风景。

太阳照着前面一片盛开的鲜红的桃树林，四周围是没有边

际的轻轻波动着就要挺出穗头的麦苗地。

从小麦的波浪上飘过桃花的香气，每个街口走出牛拖着的犁车，四处是鞭哨。

这是几年不见的风光，它能够引起年幼时候强烈的感觉。爬上一个低低的土坡，老李说：“看看炮楼吧！”

我心里一跳。对面有一个像火车站上的水塔，土黄色，圆圆的，上面有一个伞顶的东西。它建筑在一个大的树木森森的村庄边沿，在它下面就是出入村庄的大道。

老李又随手指给我，村庄的南面和东面不到二里地的地方，各有一个小一些的炮楼。老李笑着说：

“对面这一个在咱们六区是顶漂亮的炮楼，你仔细看看吧。这是敌人最早修的一个，那时咱们的工作还没搞好，叫他捞到一些砖瓦。假如是现在，他只能自己打坯来盖。”

面前这一个炮楼，确是比远处那两个高大些，但那个怪样子，就像一个阔气的和尚坟，再看看周围的景色，心里想这算是个什么点缀哩！这是和自己心爱的美丽的孩子，突然在三岁的时候，生了一次天花一样，叫人一看见就难过的事。

但老李慢慢和我讲起炮楼里伪军和鬼子们的生活的事，我也就想到，虽然有这一块疮疤，人们抗毒的血液却是加多了。

我们从一条绕村的堤埝上走过，离那炮楼越来越近，渐渐看得见在那伞顶下面有一个荷枪的穿黑衣服的伪军，望着我们。老李还是在前面扬长地走着，当离开远了的时候，他慢慢走，等我跟上说：

“他不敢打我们，他也不敢下来，咱们不准许他下来走动。”

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。

他说：“住在这个炮楼上的伪军，一天喝醉了酒，大家打赌，谁敢下去到村里走一趟。一个司务长就说：他敢去，并且约下，